

云端上的二叔

胡树彬

立前夕居然和地下党取得联系，答应出兵出粮，协助解放军攻打县城。我么爷血气方刚，在哥哥的怂恿下跃跃欲试，也成为地下人员之一。事后，他们参加征粮剿匪与土改反霸，成为地方干部。

也就是说，自从我曾祖父走出书斋开始，注定他的子孙后代只有投身行伍，或许才能出人头地。于是十六岁那年，我父亲报名参军，赴滇南戍边，也是十六岁那年，我二叔同样报名参军，去了青藏高原。

我一直不晓得二叔去了什么部队，只知道他当兵的地方非常遥远，曾在兰州驻扎，也曾在西安上学，直到前段时

间因写作一篇文章，需要收集他的信息，才想到去研究核实。可是，二叔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关于他和人事，早已遥远而模糊。几经碰壁，我才想起他有个战友，家住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十六岁那年，我到一所乡村学校任教，课余时间喜欢走村串寨，认识一位姓陈的退伍军人。此人清瘦瘦，个子很高，从部队回来后一直在乡镇工作，因为能写一手好字，所以我叫他陈老师。

陈老师曾经对我说，别看你二叔现在当上了领导，又是书法名家，刚当小兵的那些年，他给女朋友写信都是我帮他写信封。五六年前，我还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小楼寒》，发表在《民族文学》上。

回首往事，我立即开启询问模式，才知道陈老师退休之后，远离家乡，跟随在福建开厂的儿子身边，到闽南定居。跟朋友要到陈老师儿子的手机号码，编辑一条短信发去：我二叔是您父亲的战友，转业回来后曾经在县委工作，十几年前去世了，我想向您父亲了解一下，他们当初的部队

番号是几？

曾经都是熟人，陈老师儿子收到短信后随即加了我微信，说他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不再使用手机，晚上回家后让他与我视频。吃过晚饭，果然接到视频邀请，老态龙钟的陈老师激动地叫着我的曾用名，说听说你二十年前就去了省城，当了省报记者，是不是想要写篇大文章？

我说不是，我早已离开贵阳，也不在报社了。我现在定居浙江，想知道我二叔最初入伍的部队和驻防的地方，您是他的亲战友，应该最清楚。

哦，他说，原来如此。接着，他告诉了我他们的部队番号及驻地。我好歹也是个军人的后代，对部队番号比较敏感，瞬间知道那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心里先是失落，然后肃然起敬。我说，你们真了不起，原来你们当的，是全国最苦的兵！

他说怎么不是，从格尔木到唐古拉山口，从茫茫戈壁到可可西里，一路抛洒着我们的青春热血，留下了我们的光辉足迹，青藏公路，就是用生命与鲜血浇筑出来的天路，你二叔从连部文书开始，干到正营才调离，在青藏高原整整待了十四年。

听他说完，我打开电脑，找出视频，播放央金演唱的《天路》。空旷的舞台，辽阔的背景，美妙的歌喉，仿佛二叔还在云端之上，还在莽莽雪原与生命禁区，修筑传说中的天路。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受歌曲感染，我望云思亲，含泪轻问：二叔，云端上的您还好吗？

可是，苍天无语，白云悠然，英年早逝的二叔能否听得见我的询问？



花间一壶酒 章弘广 作

春日午后畅想

陈星光

读书。静坐。偶尔出门亲近大好河山。这也许就是我的老年生活。

人多的地方就不去了。几个知己就好。一杯茶酒安放寂静岁月。

儿女活他们自己的，偶尔回来看看我。这个小山村只是我的寄托。

那时我的妻子也老了。她更喜欢城市，那就让她带孙甥吧。

我要养两条狗，时时刻刻跟着我。还有一塘碧水鱼儿戏波。

春天我不再开花。秋天也不结果。写下的诗，去寻找她隐秘的读者。

我的思考不会停止。尽管只是一只蚂蚁，也还坚守一份良知和真实。

走在三月的春风里

田凌艳

三月
第一音方出 四野皆绿
关于春天的一切
仿佛都在此刻 变得清晰可见
饰以和风 饰以雨点
每一个寻常的日子
似乎都可以找到可爱的理由
用以珍藏 用以纪念
走在三月的春风里
我托风筝问候天空 问候山野
我在诗行里和雪花吻别
我把想做的梦
再认真复习一遍
停下来的智慧 向前走的勇气
是不是都可以 趁着春天
向晨曦和晚风 再借一点
春雨说 她多次往返人间
我笔下的文字
曾让她希望对这个世界
多一些更加真切的了解
这是我听到过的
最朴素的告白与誓言
那么 来吧 三月
让我们把美好
连同春光一起收编
翻阅山海 也把幸福翻阅

父亲的新住址

左米

好久没有和父亲见面了，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拣一个风和丽日的日子，可以去父亲的新家串串门了。

条路，可是考虑到家里的孤母姐妹（爷爷早亡），觉得家里失去自己这个男劳力会更加吃不饱，想着总还得回到自己那里去，就推辞了。记得当时听父亲说到这个时，我颇是遗憾地抱怨，那你当时要是留在象山，我不就是象山人了吗？父亲笑着摸摸我的头，那样的话哪里还有你呀。我当时小小的脑袋有着大大的疑惑，为什么没有我呀？那谁会是我呢？我又会是谁呢？还不无担心地继续追问，那如果没有我的话，哥哥会有吗？大人们哄堂大笑。

父亲也曾说起在那个困难时期，一心想着能否吃上国家粮，征兵年纪到后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入伍吃公粮。当时的征兵处是设在别处的，父亲说等他急急忙忙赶到后有些气喘吁吁，当时有人善意建议他，你这样气喘血压会升高的，血压高了体检就过不了。然后，父亲就去一户农家讨水喝，他说觉得喝点凉水能

我望云思亲，含泪轻问：二叔，云端上的您还好吗？可是，苍天无语，白云悠然，英年早逝的二叔能否听得见我的询问？

自从我曾祖父走出书斋，放弃科考功名，由清末秀才变为巫师神汉，我家祖业就开始凋零，大好田园逐渐转手他人。

我爷爷兄弟三人，出生在书香门第，却无书可读，大爷十六岁走出他乡，到云南镇雄投靠地方军阀陇承尧，后在陇的推荐下加入滇军队伍，数年后混到连长，在一场战斗中中弹负伤。伤愈后不愿再为军阀卖命，回乡谋了个保长职务，帮地方豪强抓丁派款。

我爷爷排行第二，十六岁拜师学艺，后来成为一名木匠师傅，经常到毕节、安顺、贵阳，给人起房架屋，勉强能够维持生活。我么爷比较幸运，我曾祖母在看透我曾祖父的无聊之后，十六岁那年才将他送进私塾，勉强读了几年书。

我高祖父文采斐然，能言善辩，精通律法，善于结交权贵，经常出没府衙，地方土目官吏无不敬畏三分，每每来访，必然牵牛拉马，担礼驮粮。无奈有个不成器的儿子，在他过世之后，每次出马，只能换来几吊铜钱、两只公鸡或一条羊腿。收入如此微薄，他却乐此不疲，不但斯文扫地，而且辱没了我高祖父的一世威名。

好在我大爷为人精明，新中国成

兄长发来消息说，已经给父亲买好墓地，随后发来一张图片，缴费单上有一串数字标识，两个数字在前，两个数字在后，中间一个短破折号，这是公墓的排位号。初一看，它就好像我们告诉别人家庭住址时，简化了几幢几单元就写成xx-xx的样子。

那么，这就是父亲的新住址了。父亲故去快两年了，因为诸多原因，骨灰一直在市殡仪馆暂存，用那些搞祭奠仪式的司仪用押韵的唱腔说起来，就是此去路途遥远，这算是在旅馆借住吧。所以不日之后，我们会择时带父亲移居新址，也算是船到码头车到站结束颠簸的旅程吧。

父亲的一生一直在那个村子里，没有挪动过位置。小时候，听他说起过一些陈年往事，倒是觉得他也曾经有机会改变命运变换自己的家庭住址的，可是造化弄人，他依然只是一个住在那个村子里的他。

父亲说，年少时为了讨口饭吃，跟着大伯外出走街串巷补铜壶，有一年在象山落脚，主人家（他们把招待他们住宿的那户人家称为主人家）有三个女儿，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当时，那家男主人看上父亲年轻面善，就告诉他如果不想东奔西走讨生活，可以考虑入赘他家。父亲说也曾动过心，觉得那样也是一